

程

居士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  
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  
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  
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  
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  
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  
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邁家艱閱余哀荒俯  
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  
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默事機之久煩殆此彌  
年荐承諄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  
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  
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  
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  
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  
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  
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  
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  
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  
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  
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  
並修厥官紂乃非違先以正而為率勉夫怠墮惟其  
善而是從式孚干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  
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  
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  
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  
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  
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  
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  
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  
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  
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  
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  
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  
命獲主大器于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  
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  
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  
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  
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諸

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士當體予意主者施行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項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

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違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

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頌誠懽誠抃稽首再拜謹言居士集卷第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皆任叅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元又有濮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濮議更不重出

聽政詔候

一作

用文

司徒

二字上  
有攝字

居士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鬥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爲人狀兒竒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  
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  
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語音鬯然殿中皆聳動太宗竒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  
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  
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五代  
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

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  
邦然闕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  
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  
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  
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  
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  
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  
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  
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  
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



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  
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  
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  
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  
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  
疾少間趨一作就道已而疾病一作重以某年某月  
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  
野大閻一有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  
某官考一作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  
賁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  
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  
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  
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  
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  
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  
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  
詞曰

閻世將家人燾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  
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

挺一作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并序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

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  
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  
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  
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  
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  
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  
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

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  
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  
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  
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  
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  
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信于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  
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一作患屏息  
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  
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  
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

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  
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  
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  
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啣之不數歲輒壞  
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  
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  
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  
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  
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  
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

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  
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  
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  
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  
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  
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勦為木龍以巨木駢齒  
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  
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  
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  
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

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

一本有歲以為常

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

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

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詒政苛暴

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

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一無副字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

清肅

下

無副使字

一

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

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

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

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

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繼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

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

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

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

人人無一字及第第一無字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

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蹶躅不安求去秦公  
笑曰此學兒一作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  
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  
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  
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一時無嗚呼可  
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深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未子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齋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

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壩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爲

秘閣校理

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

一初陳州

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

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

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

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

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



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用  
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  
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  
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  
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  
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  
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  
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  
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

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  
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  
守廊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  
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  
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

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而一本有奪賊地又城細腰胡  
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  
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  
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  
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  
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  
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  
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  
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有失計乃引去於  
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

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  
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  
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  
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  
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  
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  
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  
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  
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  
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  
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  
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  
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  
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  
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  
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  
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

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  
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  
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  
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  
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  
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  
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

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為一有贈以兵部尚書所  
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  
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  
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  
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搢紳一作處士里閭田野之  
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  
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  
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息始一作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  
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  
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  
難一作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  
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居士集卷第二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  
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  
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  
論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  
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  
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  
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

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  
公為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  
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  
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  
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  
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  
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為然從歐陽公辯  
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勦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  
允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  
恨之故今羅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

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堯夫所改如此陳無已談叢叙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呂公薨范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無已謂歸重而自訟過矣

**陳文惠公碑**

棄官

此下有字

嚙當作

**范文正公碑**

來臣

一作來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一

碑銘四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

志以文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

八年始一有字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

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道稱旨遷祕書丞為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

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

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

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公既繩其大而人

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徒知

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一作交結權貴又有恃其

勢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敢犯公法

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

人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

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

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

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

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

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若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

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如此

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

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

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京西轉

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

潘惟岳一作吉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一有以

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

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

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

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

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一事有而兵多勢重非易可

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

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公度言終不合

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

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

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

戶部員外郎知秦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

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

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日有悞入添

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

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

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

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

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

人曰某一本曰某二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

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壤其墓某年月日



改葬龍治

一作鄉之源

一作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

稱其父命以

之一有公

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

曾氏始出於鄆鄆為妣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

之際莒滅鄆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

自鄆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為曾

氏而歲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

餘歲而至於公

一作千有餘歲而顯於公焉

夫晦顯常相反覆

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

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

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

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

一本作然其在

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

一本無者

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

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

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

一本有將

特詳焉所以

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

一本作逆

有若著龜

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

一作

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

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有  
字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  
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  
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  
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  
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  
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

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

字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

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

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

其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其厚矣聞者為

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

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

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世矣因數劇飲

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

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一作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陰字有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太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

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一本公以相殺兼其財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不獲則爲盜

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

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

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卒用公言議一作為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秦一本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

治一作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

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若一作平曷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

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

生一本有平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

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

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

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是歲天子開天章閣

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

進用范公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

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

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

惟以天下善人君子身否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

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

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

一作有所為一本而任之大用豈其不欲空言而已

一本已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勲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銘

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

叅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

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

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

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

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鎮一作鎮又追封冀國公惟冀

國

一無此三字

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

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雋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尊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

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

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甲子作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昝裔孫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

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  
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朝  
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  
請得立碑如今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  
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  
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

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  
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  
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  
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  
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奉大中祥符四  
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  
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  
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  
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



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  
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  
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  
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  
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  
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  
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  
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  
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

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  
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  
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  
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  
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  
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  
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  
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  
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  
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

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  
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  
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無滿歲罷不然被謗譏  
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  
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有學士  
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讀有侍學  
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  
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  
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  
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

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欲物

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

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一有

書左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

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

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

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

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

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

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廊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出兵夏人以爲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

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

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

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元閏三

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

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

河南府伊闕縣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

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廣平郡爵

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阡壹伯賜號推誠保德

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國夫人子男四人

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

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

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

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

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

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

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

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

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

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

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歎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奮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冀國程公神道碑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朝佐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師羅本尚書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日丞相張文節公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朝一作按文簡兩為中丞其初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為集賢相實當筆明年

三月文節薨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  
守中丞諸本誤載文節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  
本移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諸本作至和三年閏  
三月薨惟羅氏本作嘉祐元年朝佐按仁宗實錄  
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固宜  
繫之至和但史官例書新元則至和合盡二年羅  
氏本亦有所據

諫議大夫曾公碑遣使一有十萬十一作數某日卒一本

書二再遷一作贈龍治鄉治也

待制王公碑入為二字一作之時獨三字一作近寬二字

上一有曾祖諱徹祖諱祐考諱旭公以慶曆五年七

月二十六日卒書一本所

冀國程公碑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一本再出

一作

程文簡公碑久之一作命置被貶斥已一有來

降者乎一無堡塞一作猶上書一有廣平郡三字上

字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汝初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

戶公實封六千五百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

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

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

郎追封晉國公曾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仁

此姚氏曹國夫人也此田氏秦國夫人此任氏徐國

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

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

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

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

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一作江

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

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

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

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



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罅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

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字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告一作告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

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

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

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言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  
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疾  
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  
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  
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  
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  
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  
尉王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  
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

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

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

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

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吕公弼一本有諸人公事寡

嫂謹與其弟旭相用字無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

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

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大作盛為懼其  
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  
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  
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  
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  
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  
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  
其可紀者輒聲聲字無為銘詩昭示後世四字無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耆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所作賞罰功當  
罪明相所一作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

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

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園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

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部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

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

問一作始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

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

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

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

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

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

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

南發運使具舟送之

一作

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

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



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字有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出為字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

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

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  
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  
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  
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  
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  
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公一作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  
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  
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  
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  
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

一作威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  
下同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  
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  
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  
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  
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  
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  
有二三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  
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有

鳴呼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  
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又注悞字云上同禮部韻始  
以誤為謬以悞為欺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  
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誤  
悞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

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  
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  
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  
當以碑為正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  
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  
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  
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  
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公可任  
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  
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  
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  
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

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

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

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  
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  
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  
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  
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  
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  
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  
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  
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

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  
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  
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  
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  
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久無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  
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  
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  
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  
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

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  
從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  
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  
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  
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奉祿足以具死  
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  
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  
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  
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  
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

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  
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  
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  
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  
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  
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  
紀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  
國公祖諱玄追封邗一作邗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  
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追封魯國公謚曰  
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



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  
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  
次曰咸庶一作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  
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  
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勸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  
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侮

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  
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  
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

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  
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  
以閱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  
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  
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  
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  
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側

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  
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  
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  
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  
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䟽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  
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  
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  
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  
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  
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  
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  
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  
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  
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  
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戢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  
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  
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  
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  
一作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  
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  
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  
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  
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  
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

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一本作  
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  
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  
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  
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  
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  
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  
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  
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  
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

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  
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  
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  
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  
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  
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  
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  
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  
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  
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

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

負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

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武恭公碑**

河南密

此下一

過險

一作

號其軍

一作

其能捕

一作

**余襄公碑**

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

如一本

兵馬鈴轄

鈴字上一

某甲子

一作

成山

一作

猶留

猶字上一

有然字

一作

某衛將軍

一作

嘉之

一作

廣東西

一作

入海

一作

一作

太常寺太祝

一作

皆適士族

一作

長適職方

一作

適

一作

一作

屯田員外郎

孫邵次

適宿州

適越州

適上虞

適主簿

適

一作

一作

一作

尚孫男四人

隆

太常寺

奉禮郎

嗣昌

嗣徽

嗣光

嗣立

嗣

一作

京夫

石本所書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  
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  
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  
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  
治章句獨慕古人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  
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一作干以酒然  
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

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  
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  
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第一有真宗推  
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  
竒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  
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  
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通判乾寧軍丁母水  
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  
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  
天子其後太后崩

詔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  
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  
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  
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  
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河東陝西之民得鄉  
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  
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  
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  
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及間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字

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本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

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為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吏部考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理一作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州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

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度粟以貸民且曰凶豐

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吏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

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諸州後歲

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吏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

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

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墮其居若不可

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未行契丹兵指邢

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趙守

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其佐汝可

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  
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  
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  
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  
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至尚書屯  
田負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  
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  
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漢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  
命命亡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

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賜一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  
內殿崇班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  
請曰銘之藏誠一作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  
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

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

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貨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當與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

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

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  
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  
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  
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毅作好學問事父母孝與  
朋友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  
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  
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  
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  
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惜一作而止之君曰我  
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

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  
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  
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  
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  
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  
不自勉或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  
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  
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  
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  
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

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  
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母宋氏京兆作  
司氏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  
事未安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子與君遊  
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  
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  
一作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  
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  
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  
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  
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  
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  
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為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  
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

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為強起就職居頃  
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  
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  
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  
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  
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  
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  
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  
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

守是州予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  
為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  
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  
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  
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  
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  
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



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脩嘗  
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  
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  
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  
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  
族禮義達于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  
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無  
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  
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  
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

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  
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  
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  
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  
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  
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  
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  
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  
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  
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

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作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塋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

納于一作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

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

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

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山水竹林一作茂樹竒花恠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

其府推官

一作察推

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

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

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

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

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有

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

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

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

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

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子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

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

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

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

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處士墓表羅氏本葬安陸蔽山之原諸本以陸為陵朝佐按安州安陸郡其倚郭有安陸縣應山乃鄰邑今從羅本

石曼卿墓表

然好

然字無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

此下一有者字

張也田墓表

幸其疾

三字上一有時字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清原鄉

原一作源

程